

極短篇 -- 完全降服 Cindy

風就這樣吹著。距離鐵雄父親的死，並沒有隔多久時間。

他站在他父親的墳前。是不是很傻呢？他忽然這樣覺得，他從頭到尾都很傻。

像他現在這樣就很傻。珍珍常說他是個傻瓜，還真被她說中了。他嘆了口氣。這算是個墳墓嗎？裡面...不要說沒有軀體，連衣物都沒有... 這也算是墳墓嗎！那麼，站在這裡看起來是不是很傻？他忍不住踢了地上的石頭一腳。

他真的太傻了，為什麼自己沒有察覺出那是他父親？世上只有傻瓜才認不出自己的父親！見面那麼多次，他看不出父親對他說話的那種...父親的眼神嗎？就算...自己從小沒有體驗過，也應該看過別人父親對小孩說話的那種態度吧。他竟然聽不出父親言語中的關心。

父親是不是很遺憾我這樣的愚蠢？父親的內心一定很渴望我能看出他的隱瞞吧。不知不覺，他已經陷入自責的泥沼中...

他轉過身去看著天空，入夜就要轉涼，但是他沒什麼感覺，因為他的心更涼。

其實，從小他就不會覺得他父親是在南海意外身亡，不管別人怎麼說，事實是什麼，因為...沒有親眼看到軀體，心中就可以不用承認死亡的訊息！這，只有真正這樣過來的人，才能體會的感覺！但是現在真的親眼看到了，看到了漫天炸開的火球... 這是什麼意思？！是上天要讓他看清楚，這次不是戲弄他，而是來真的？

他承認就是，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手段逼他？

他完全降服就是...

“鐵雄！”遠方傳來熟悉的聲音。

“什麼事，珍珍？”鐵雄看了她一眼。

“這麼晚了，沒看到你到店裡，想你一定是在這裡，”珍珍想了一下，“你... 不冷嗎？”

“沒事，”鐵雄知道她想問什麼，“只是有點悶，來透透氣。”

“那我陪你一起，”珍珍說。

“算了吧，”沒想到鐵雄露出一絲微笑，“我肚子餓了。走，一起去吃東西。”

“真的嗎？”珍珍高興的說，“我幫你做了個很好吃的三明治，阿丁有幫忙啦，但是

大部分都是我做的，你一定很喜歡!”

我是很喜歡，鐵雄心想，你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喜歡，我也接受，因為我已經決定，完全降服。

不要為我哀傷，因為唯有這樣，我才能站起來。

就在這時，鐵雄看到遠方有個老婦人，全身穿著黑衣，看似向他招手。

“珍珍，”鐵雄說，“妳先走吧，我隨後就來。”

“怎麼了？”珍珍好奇的問。

鐵雄看了一眼珍珍，並沒回答，珍珍也就不再多說。

見珍珍走遠，鐵雄便向老婦人走近。

“這麼晚了，您一個人在這裡不好吧，”鐵雄說。

“我們常常相遇，不記得嗎？”老婦人說，“一個人沒什麼不好，只是，心中壓抑了無法抹滅的情緒，會更不好，尤其是你。”

不知道為什麼，鐵雄不喜歡這個人說話的感覺。

“一般人壓抑了情緒，一旦爆發，也頂多是一般人的爆發，”老婦人接著說，“但是你，擁有這麼強殺傷力的人，後果會是不堪設想。”

聽她這麼一說，鐵雄不由得張大了雙眼。她知道我是誰嗎？我們常常相遇？

“那墳墓的主人是誰？又誰才是真正殺害他的人？”老婦人冷眼看著鐵雄，彷彿知道一切發生的事，“你是不是應該找到殺人的兇手，押他到墳前，將他獻上當成活祭？”

這老婦人到底是誰？鐵雄實在不願再聽她多說，轉身便要走。

“年輕人，你壓抑的真的太多，”老婦人說，“甚至連我是誰，都可以忍住不問，不是嗎？”

壓抑是嗎，我壓抑了什麼？

之前發生的事，這才重現眼前，是他一直沒有認真去想，也不敢去想的事。

他只記得，他上了惡魔黨設的局，延誤了飛彈的攔截，最後

最後是什麼？他忘記了，只記得父親關上了門。

那麼兇手是...

“罪的代價，就是死，”老婦人說，“要不惜一切找出真兇。你以為壓抑了一切，就可以隱藏一切嗎？”

兇手不是別人，就是我！鐵雄心想，我就是真正的兇手！不是這樣嗎。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是我應該走上墳前，將自己獻上，當成活祭。

但是整件事情的最後，到底是什麼？為什麼忘記了？在這一刻，他必須想起。既然已經完全降服，就不應該有所抵抗，那麼，所有的記憶應該都被釋放出來，不可以跳過。

他父親犧牲了，是為他犧牲的！

是這樣的，所有的事頓時被他重新想起，連結而成，他已經看的很清楚了。那麼只剩一件事，眼前的她到底是誰？鐵雄將念頭轉而一想，難到...她是惡魔黨的人，最常相遇的傢伙？

鐵雄停下腳步，背對著她，手中握起隨身的短刀。

老婦人大笑起來，“從來，就沒有人能贏的過我！就算僥倖存活，也不過是遍體鱗傷苟延殘喘，像你的伙伴 G2 號那樣，終日悔恨！”

沒想到，鐵雄反對她微笑，

“只是，這次妳輸了。父親不是被我害死的，他是...”鐵雄實在不願意再說，“他是為我而死的！”

老婦人瞪大眼睛望著他。

“謝謝妳讓我真的想清楚了，只是妳這次設的局沒能贏我，”鐵雄接著說，“因為，我根本不接妳的局，妳又怎麼贏得了我？你想要我怎麼做，我還看不出來嗎？”

父親是為愛我而死的，我不會讓他為我再死第二次，如果我也照妳所願，隨他而去的話。

我一直沒能想清楚，若不是因為我的屈服，接受了每件事，怎麼能看出整個事情中，父親想留給我的是愛，而不是悔恨，只是那種愛太過苦澀，苦澀到令人無法分辨，無法接受，若不是因為我的完全降服，我怎能去接受...這種愛。

老婦人看著他，面無表情。

“你在做什麼啊，鐵雄？” 珍珍在遠方叫著，“那麼久還不來？”

“喔，沒事，” 鐵雄喊著。

“真是個小孩，” 珍珍笑著說，“還要我來帶你，不然真會不見！”

鐵雄轉身再看，已不見任何人的蹤影。

他始終不知道他遇到了誰。

殊不知，死神剛與他擦身而過。

Cindy 隨興所致 - Yahoo!奇摩部落格

http://tw.myblog.yahoo.com/jw!BmQMrJ2RGRmtxLci_rXMFukr/